

石

匱

書

石叢書卷第八十一

明 釵南張 岱著

解縉黃淮金幼孜王英列傳

解縉吉水人其先雁門人唐同州刺史琬之後宋有名元者封太原王他多顯仕元有名觀者著宋書千卷元人召之修史請崇宋黜金祖于元為安福州判官元亂起義兵死之父開與其弟闔有名於時吉人稱為二解縉幼有神童之稱年十九舉鄉試第一與

兄綸若妹婿黃金華同時登第 太祖以為盛門每
對群臣榮而誦之使諸王貴人往視綬中書舍人縉
得讀書中秘所學益富 上時考問甚見愛重或時
草書為之持研縉姿穎淳秀望之玉立少年知遇名
動天下一日上諭縉朕於尔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
知無不言 上在大庖西縉上封事萬言已復陳太
平十策 上手持入顧其言頗迂 上數稱縉奇才
諸大臣皆忌兵部尚書沈縉奏縉索皂隸部堂言語

嬉娛 上不問改縉監察御史尋為郎中王國用草
諫書雪李善長寃為都御史唐徽所嫉都御史袁泰
怙勢橫恣諸道御史無敢為章縉立就奏之 上慮

縉年少為衆所傾時詔近臣有父兄者得入覲會開
來年八十餘矣令之携婦涵養十年方來入見家居
八年 上崩奔喪京師有劾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
棄之入臨上違詔旨謫河州衛吏建文元年董倫薦
縉召入為翰林待詔 太宗入推侍讀頃之命與黃

淮等六人並直文淵閣縉居首應會撰作敏捷無滯
上甚親之陞為侍讀學士 成祖欲立太子未有所
決密召丘福等議皆請立漢庶人問縉：稱世子仁
孝天下歸心以尊奪宗自古致亂又曰好聖孫 上
意遂定 仁宗既立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兩宮多離
間之者一日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
誰敢觸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見詩
大有所感即遣夏原吉迎太子於南京高煦繇是恨

縉入骨未幾用兵交趾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上不悅頃之以廷試讀卷不公出為廣西參議李至剴奏縉怨望改交趾八年縉入奏會上北狩乃見東宮而還高煦密疏言縉傲上出塞輒私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縉下獄既至獄吏拷治不勝楚令偏引湯宗高得賜等皆下獄後三年高煦使人從獄中苦縉以雪瘞縉竟死雪中年四十有七籍縉家妻子從遼東縉

為文丰酣落筆未嘗屬草不自收拾其字書傲讓相
綴神氣自倍有農家陸穎者善縛筆縉欲作佳書必
得穎筆為人濶畧洞朗任意氣篤念名賢世家之後
引拔賢士恒盡其力雖野夫稚子亦樂親之每曰寧
作瑕玉勿為瑜石 文皇嘗與論群臣御火蹇義等
十人命各疏其下縉其實封以對義天資厚重中無
定見身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雋雖有才幹不
知傾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

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
好惡頗乖宋禮慙而近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
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駟儉之心奏上 文皇以
示東宮曰至劉朕已洞燭餘徐驗之東宮問縉建文
所用之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所用人材事已往
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
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 仁宗即位出縉
奏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而縉寔不狂款妻子還正

統元年盡還所沒產官其子禎為中書舍人

黃淮永嘉人在宋名衮者仕御史簡法歷世皆有文學之官父性恐汚方谷珍隱跡不見淮自幼負經世志中洪武丁丑進士授中書舍人靖難後文皇簡入內閣授翰林院編修與解縉並脩顧問或至夜分

上時就寢則賜坐榻前尋進侍講上立太子意不

決問淮對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帝意遂立冊立世子為皇太子命淮為庶子兼侍讀五年遷右春

坊大學士輔導太孫七年巡狩北京命賽義金忠楊
士奇及淮留守翰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
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也八年親征北鹵遣長沙妖
人李法良可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之高煦言
彬不可用淮曰豐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
以掩不備既而良法就擒高煦愈忌淮九年鹵酋阿
魯台來請併女直吐番諸部屬其約束廷臣多請許
之淮曰北鹵狼子野心離其黨則易制併為一則難

圖 文皇謂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
如處平地所見唯目前耳十一年再命留守南京十
二年高煦隨侍北征離間太子併譖毀留守諸臣

上坐不悅諸太子官屬淮以表迎出關不遠得罪坐
繫淮在繫十年所著書皆引咎責躬之意 仁宗嗣

位陞通政司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洪熙

元年加少保夏五月 仁宗宴駕皇太子以謁孝陵

未至淮及楊士奇等佐鄭襄二王監國宣德改元八

月高煦反 宣帝親征命淮居師旋回請歸田時淮
父靜庵年八十有九淮父死襄事畢拜恩闕下 帝
留累月賜游西苑乘肩輿登萬壽山賜宴山麓翌日
仍餞太液池諭曰明歲復來明年以聖節入覲回固
留為會試考官人明年 上崩英宗即位淮入朝進
香亦留月餘官其子為中書舍人淮居家二十餘年
年八十二卒謚文簡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少習春秋與同邑練子

寧齋名建文元年以進士乙科授戶科給事中 太
宗即位簡求文臣改翰林簡討永樂二年皇太子立
充講官日侍講專講春秋尋遷左諭德八年二月親
征北鹵胡廣楊榮及幼孜從次永安甸雪初霽 上
曰雪後看山此景最奇過雞鳴山躡野狐嶺 上曰
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
近即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為塹曰塹為池守茲
巖險縱有鐵騎千群安能飛渡耶次鳴鑿戍曰此大

伯顏出其西北則為小伯顏更北則為開平汝等觀
此始知塞外風景是夕駐蹕凌霄峰上召幼孜等
至帳疑夜分乃出翌日次環瓊圖指示塞北山川謂
幼孜等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兩河相交故名交
河水蘆沙出唐之磧尚在也次小甘泉曰女直有山
其顛有水色白草木虎豹雉兔之屬皆白色所謂長
白山是也至長清塞泉甚清曰至此則北斗南矣經
濶灤海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凡七河注其

中 文皇遂更名玄溟池次通川向又遙指海邊石
山曰此即三石山也尔即誌之冬還南京十一年
扈 巡北京十三年又扈北征是年冬還北京命修五經
四書性理大全十四年進翰林學士冬還南京十五
年扈巡北京預修 高祖實錄十八年權文淵閣大
學士二十二年又扈北征次開平 文皇召至幄中
諭曰朕夢神人語我上帝好生者三是一主何兆幼孜
請班師 文皇即命草詔回塞次清平鎮宴群臣命

內侍歌 高皇帝御製詞五章曰此 先帝叙創業
守成之難戒荒淫酣醕之失朕嗣洪業惟恐失墜於
是自製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為言仍命內侍
歌之次清水源命幼孜刻石紀行曰使後世知朕親
征過此 仁宗踐祚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
元年告歸省居憂宣德改元修兩朝實錄起為總裁
官五年十月扈從巡邊度鷓鳴山 上曰唐太宗征
遼嘗過此幼孜對曰太宗後六悔之惘忠閣所錄建

也 上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人謂元亡之徵對曰
順帝亡國之王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六年遘疾卒年
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

王英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未幾
召英及王直入內閣書機至奏疏五年授修撰危

上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濶灤海

上顧英喜曰秀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爾為用
宜宣力勿憚勞英因言鹵蕩幸勿入險窮追 上笑

曰朕為天下國家秀才直不欲黷武耳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即密奏朕又顧內臣曰秀才有事見朕勿阻之 上駐安平鎮軍中有怨言 上

怒英言此皆壯士幸宥其過稍與恩澤異日得其死力 上喜立命兵部尚書李慶給餉及輜畜太子嗣位陞付講學士又陞右春坊大學士明年乞省歸朝

景陵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召汝英慎自勉五年

陞少詹七年內艱起復 裕陵即位充史館總裁講
官陞禮部右侍郎八年出理部事領日講十一年引
年不允十三年陞尚書南京禮部景泰元年卒謚文
忠英與修三朝實錄文章典瞻尤善草書顧直諒好
規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

石叢書曰留侯鄴侯有羽翼太子之功而不受羽翼
太子之禍其用力鬆其應機捷其中款巧解太紳黃
文簡以此居功輒以此受禍惜乎其未解留侯鄴侯

之術也。金文靖王文忠。危從。英宗以備顧問。所至之處。隨地進規。深得古人諷諫之體。談言微中。可以解紛。得留侯鄴侯萬分之一。亦足以批鱗決鯁。况用此以處天下事哉。

石匱書卷第八十二

明 叙南張 岱著

郭資金忠列傳

郭資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試戶部主事性僉都御史尚書郁新薦改北平叅議陞叅政不數日進布政使靖難兵起資獻策防禦已而留侍世子居守李景隆攻北平晝夜扞倫輯睦兵民轉給餽餉靖難後陞戶部尚書 文皇曰資朕蕭何也未幾出掌北平

布政司事即建北京置行部與雜僉並改行部尚書
深見信用永樂十九年罷行部尚書復為戶部尚書
時巡狩營建百費具興皆資調度洪熙即位立東宮
陞太子太師以足疾賜致仕宣德四年召資以太子
太師掌戶部事免朝叅資益恭順祁寒暑雨必入署
視事不少休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謚忠襄

金忠鄧人慷慨濶達負氣節有謀畧善卜洪武初其
家坐罪合戶北戍給苻縣中忠妻乳所抱女立爨縣

門前袁珙見其乳聞其哭聲曰貴夫人也因相忠必
大貴忠歎曰家方補成苦無資用敢有他覲既北行
附商舟商人失金忠為占課言所在果驗厚資之遂
以上名燕中 成祖之將靖難也托言疾召忠卜得
鑄印乘軒之卦曰殿下貴不可言何疾之有王居嘗
命卜大見寵異忠言於 成祖臣里中有相士袁珙
者善望氣 成祖密召之蓋 成祖起事姚廣孝以
僧袁珙以相忠以下相與籌策邸中忠初署紀善後

署長史靖難之後陞工部右侍郎命贊守北京無何
召陞兵部尚書忠雖用龜卜起家外和內明不見畔
眚發揮史傳源委曲折如身歷之 上與武臣立福

等議立高煦為太子忠不可既召問解縉黃淮尹昌
隆皆如忠言 上賜忠金除太子詹事久之命兼輔

皇太孫忠於 上前如無不言退未嘗泄 上時密

令察事多為解釋有得官來見者必勉之為國家好
稱人善嫉惡酷吏語及輒艱然變處僚醜不兩端退

恒推讓之有失必自引少侮里中兒里中兒後入京
為小吏反薦用之賜賚之餘散於宗族貧士永樂十
二年上再征鹵選師皇太子使忠奉表迎出闕不
達上怒其緩太子官屬皆徵下獄獨不問忠居一
年卒給驛歸喪命有司治祠墓復其家忠卒時：達
方六月皇太子嗣贈少師謚忠襄官達翰林簡討正
統十一年召改禮科給事中景泰初遷都給事中劉
直敢言仕終長蘆都轉運鹽使忠有兄曰華靖難時

為成祖守通忠既得幸上欲推恩華辭不就徙居其縣之東湖忠卒成祖召見之賜白金文綺華伏闕謝臣布衣野人不用是上曰迂叟一日讀宋史至王倫附秦檜放聲發嘆脫頤而逝人稱曰白雲先生

石匱書曰郭湯陰金忠表在建文朝未嘗少露圭角一入靖難便稱塞名臣湯陰致與鄭侯比烈而忠襄之調護太子亦何讓鄭侯是知世未嘗乏才特以

時不見用生才亦何益哉

石匱書卷第八十三

明 鈕南張 岱著

胡濙胡儼胡廣列傳

胡濙武進人初生髮白如絲彌月方黑是夕母夢一僧持花入室覺而生濙生數日有胡僧至家索濙一見，僧即咲濙父問之僧曰此吾先師天池僧也先師示寂時云我生胡氏家命我來以一咲為識舉建文二年進士為兵科給事中請難後歸附時傳建文

萌或云避去諸舊臣多從建文去者 文皇益疑遣
濬巡天下名訪張儼備又名搜遺書徧行郡縣察人
心時又傳建文在滇南濬以故在楚湖南久二十一
年還朝會文皇駐宣府濬馳夜上謁 文皇已就寢
聞濬至披衣急起召入勞濬賜坐與語濬言不足慮
也先濬未至傳言建文蹈海去 文皇分遣內臣鄭
和教革浮海下西洋至是 文皇疑始釋太子監國
二王謀奪嫡造飛語 文皇命濬往察濬具述監國

七事言太子誠敬孝友無他太子即位轉太子賓客
兼南京祭酒 仁宗閱宮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
謂濬忠慎朕不及知也方大用濬而 上崩 宣宗
蒞阼召為禮部右侍郎尋進尚書三年賜銀印二是
秋扈駕出會州明年夏再扈巡邊濬有才猷深厚不
洩行在機宜經畫井 帝嘗宴濬及西楊宴夏曰
海內無虞四御力也 英宗嗣位益禮敬濬元年失
行在禮部印自劾詔不問九年疏引年不允十四年

北征留守京師廷議迎 上皇諸臣說人、殊濬獨
不顧竟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國濬言 上
皇蒙塵已久臣等進上服食不報又請明年正
旦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二年災異乞歸不允三
年十一月己巳 上皇萬壽節濬乞令百官拜賀於
延安門不許給事中林聰劾王文、銜之因事欲殺
聰濬奮衣出不預議歸卧病不朝者數月 上使太
監興安問疾濬對曰老臣無疾王文以小罪殺諫官

使老臣至今病悖也明年上皇復位力疾入見請
老去遣子長寧奉謝上皇念勞屢疏請朝授長寧
世錦衣鎮撫卒年八十九謚忠安漢平易寬和立朝
幾六十年十知禮部貢舉天順初年八十二以疾乞
休其弟克恭克寧克誠並年踰七十蒼頭白髮燕樂
一堂遂扁其堂曰壽愷里人稱為人瑞

胡儼南昌人洪武中錄會試乙榜授華亭教諭改餘
干建文元年陞桐城知縣四年兵事棘御史大夫練

安薦儼才智足資帷幄下吏部召儼比至京 文皇
靖難事定擇翰林官吏部薦儼 文皇曰儼曉天文
宜令欽天監試送翰林供事解縉又薦儼遂授簡討
與縉等同入直內閣尋陞侍讀永樂二年陞左諭德
外艱去詔奪情儼持論少薏諸同事人頗不能容乃
陞儼祭酒因于監 帝幸太學御彝倫堂賜坐講經
俛聽甚悅六年薦修撰吳溥為司業八年車駕北征
以祭酒掌翰林院事輔導皇太孫監北京明興海內

混一肇復先王之舊興禮立學風勵於紳至於永樂
五十年間年穀豐稔民物滋植四夷賓服瑞應洊至
景星卿雲甘露醴泉麒麟騶虞白鵠玄兔神獅瑞象
嘉禾芝草之祥歲獻月進天子方舉唐虞巡狩之典
以宣省風俗懷柔百神施恩惠於萬國公卿大夫文
學之士莫不各奮所長揄揚盛德鋪張洪庥當是時
儼以儒學德行師表四方所為文章事核辭醇冲融
雅贍卓然無媿於古洪熙元年以疾乞休賜璽書加

授太子賓客致仕儼在國學二十餘年時諸生託故告歸者坐法戍邊賴儼中論得免儼雖出閣不復預機務然朝廷大著作凡脩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志皆推總裁正統八年：八十三卒

胡廣廬陵人幼孤受其從祖子貞之教長從黃伯器進於學問建文初以進士廷對策問堯舜之世親則象傲臣則共鯀之凶意在燕府而廣對有親藩陸梁語建文帝善之擢廷對第一建文帝曰胡可廣

那賜名請授官備撰 成祖即位以舊名見陞侍講
正何與解縉等七人選入文淵閣累官大學士仍兼
左春坊 上北征與楊崇金幼孜從師中文字多廣
紀述廣敦厚周慎在 上前未嘗及人過失入所應
對出不語人公退閉戶讀書而已不妄交與自不干
人亦無有干者以故竟身恩寵無有辱驚時人為
之語曰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屬公年四十
九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初廣與解縉侍燕 文皇

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縉業已有子廣立妻之以女
廣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 文皇曰定生女勿疑越
數月廣果生一女遂釘盟縉于禎亮既而縉遭讒死
舉家戍邊欲使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
而救之血被兩頰且曰薄命之婦 皇上主之父面
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違父何用生為越數
年鮮氏蒙宥禎亮歸女卒歸鮮氏事姑徐氏以孝謹

聞

石履書曰管仲之生也有賢於生者也魏徵之情也有重於情者也如其全軀保妻子已矣則亦何為者耶此余之傳三胡於三楊之後意也

石匱書卷第八十四

明 劔南張岱著

顧佐陳鎰魯穆列傳

顧佐河南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知莊浪縣事平日
射柳守將僚佐易佐文士漫授佐方天佑發九天皆
中鵠觀賊服尋拜御史巡廣西採木四川防守邊隘
陞陝西按察副使再陞應天府尹尋以營建冗棘改
順天佐歷南北京兆劉稜不撓貴戚斂戢永樂十九

石匱書

卷八十四

顧陳魯列傳

一 鳳鳴堂

年貴州有夷警改貴州按察使 獻陵知侂廉召為

左通政始 太祖初起嚴妓禁其後天下大定乃

置耒賓重譯之樓建館聚寶門外以來遠人而士大

夫亦得召官妓宴飲 宣宗朝海內乂安許臣下為

樂諸司朝退相率拉飲末流縱恣至於喧啾盤礴牙

牌絳帶解懸樓檻酌酒歸署曹務多廢為都御史者

雄縣劉觀蓋蓋不飭百官莫畏 上一日朝罷召問

士奇祭京師本源重地祖宗時朝臣無敢貪者年來

汚濁為盛其故何居士奇對曰臣見永樂之末貧風
已作於為甚上顧問永樂末年事士奇對曰太
宗十五六年以後聖體不豫視朝稀寡色從諸臣無
所顧藉請托賄賂放肆公行已徹九重但未舉發
仁宗嘗為臣言初到北京時太宗問西京臣僚有
能守廉者否仁宗上對莫敢不守太宗曰色從
來此者賂賂盛行能自潔修唯見吏部侍郎師達一
人而已汝當知之崇曰是時賊貪方實最甚上曰

今誰甚者禁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御史劾之御史如此出行四方有司劾之
上撫掌嘆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今使掌憲誰可者兩人久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士奇曰通政使傾佐庶公有威先為御史及按察使皆有風裁禁曰佐後尹京政清弊革 上喜數日有詔出視閱視河道又數日陞佐右都御史賜之璽書佐奏黜御史嚴暄等二十餘人謫為小吏降罷十許人於是御史

張循理等連章奏劾觀罪併觀于輻 上大怒逮出
御史章示之既伏發輻戍邊令觀隨居佐乃疏禁官
妓表正有位紀綱大振佐嚴重高簡未嘗口毀譽人
而人憚懼之每待漏朝房獨處小夾室未嘗偶諸卿
諸御夾室聯比為之寂然時坐朝房前呵雙膝立房
外官僚皆折避之佐為都御史之明年有所答吏不
服告佐受皂隸賂放之歸 上密示士竒曰御不舉
是人廉乎乃余士竒對曰有之今朝臣俸月給米一

石而已薪炭馬芻咸資皂隸遺之半歸隸樂歸耕官
得資用永樂以來大小臣僚莫不皆尔雖臣亦尔

仁宗皇帝故嘗增俸以恤朝廷之私 上歎曰臣報

若是下法司治吏曰朝廷方用一好官群小輒排之

士奇曰事小不足煩聖怒請付佐自治 上召佐授

之吏狀曰小人也不足累卿 自治之佐歸召吏：

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爾我何敢治尔我而治尔是

倚上立威自揜過也吏叩頭謝 上聞益喜居數日

有囚告佐淹理 上召榮士奇曰小人復來排佐必有重囚其之下三法司鞠實乃千戶滅清教一家無罪三人當死教囚誣告 上立磔之西市又故御史曠從遼東潛入京師造辭脅人被佐舉發 上亦立磔之西市於是貴戚元勳肅然畏憚 上數郊巡勅佐及勳臣若守以風疾免其朝參陝西布政使璟奸賊無度佐切蓋除之用事者借 上旨累釋不治意弗能伸他六數見阻正統初疾乞歸考察御史邵宗

被奏數見詰責遂行賜勅褒諭命戶部復佗家佐家居十年卒後居其位者莫父也

陳鎰吳縣人永樂九年進士擢監察御史性按察副使尋擢都御史鎮陝西鎰寬洪清慎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安輯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有經畫轉左都御史入掌院事時陝旱甚陝人思鎰連章上請乃以太子太保出鎮陝西至則禱於西嶽得雨人情大悅開倉賑濟全活甚衆數年間雨暘時若年穀屢

登民信愛之嘗以議事入朝民遮道借留者數千人擁不得行鎰諭以當復來始稍解去比還父老歡迎或奔走出數百里者在陝十餘年領勅八十餘道悉聽以便宜鎰亦竭誠殫力知無不為凡亢旱鎰至即雨；久鎰至即霽陝人視若神明家繪其像供之凡民之父母兒稚及身有疾者發願為鎰昇輜則不事鬻藥輒愈鎰一出行人爭界之雖驅逐禁止不得也景泰四年致仕卒於家謚僖敏

曹穆天台人少力學清苦寒暑不輟嘗大書尋常咬
得菜根甜則百事可做之語於座右永樂丙戌成進
士登第後還鄉仍閉門讀書絕跡請謁嗣戒行還京
有司餽以贐弗受家貧至不能束裝或曰餽贐禮也
奈何拒之穆曰莖仕之始未有分毫益鄉里而先厲
之可乎嘗覈江北諸衛倉糧與兩淮鹽法及龍江抽
分竹木局綜理精密吏莫能奸尋拜監察御史 文
皇巡北京太子監國穆具疏列漢王高煦不法罪狀

疏留中以敢言著名常州大買坐法當死餽黃金三百兩乞減死穆叱而麾之其人復暮夜以請遂執以聞竟置之法陞福建按察司僉事理冤滯繩貪墨權豪右無顧避楊文敏時方執政家人有少犯亦不輕縱泉州進士李思義妻吳氏少而美與中表林四者私思義調官廣西林四令二黠僕從行道殺思義并其姪吳氏歸林納之李之族人訴於郡及臬司皆受賂反坐訴者穆廉得之林四竟伏法富民周允文無

後繼兒子已而妾生一子析其貲以半予姪以半俟
子長予之富民死姪聲言弟非林胤遂出標為己產
妾訴其故穆乃密處其子於群兒中歷試諸父老咸
提是兒貌類允父遂歸其產其發奸摘伏類多如此
民目號之曰魯鐵面正統元年以大臣薦授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命捕蝗於大名諸郡二年還京以疾卒
穆為人剛方廉介始終不渝歷仕中外三十餘年被
服如寒士卒之日無以為殮子崇志為給事中仕至

太僕寺少卿

石匱書曰唐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睿宗曰鷹搏
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顧佐疾惡如仇噬
之者且百其喙焉 章皇帝一磔嚴暄再磔臧清非
悉心保衛顧佐其不免矣屈軼之草不產他堦而惟
堦是依恐為當門者所鋤也故才如陳謚魯穆皆不
究其用

石匱書卷第八十五

明 劔南張 岱著

李時勉陳敬宗列傳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金陵人徙居江西安福少有大志每自勵曰願曾希聖四勿三省舉永樂二年進士是年進士四百七十三人名為特盛 成祖命解縉選其英敏者二十八人為庶吉士時勉與選遂讀書文淵閣預修太祖實錄書成進侍讀十九年三敘災

求直言條上十五事皆切中時弊是冬復言事忤旨
繫詔獄二十一年楊文敏薦復職洪熙元年言事觸
忌諱 仁宗大怒縛至便殿命武士撲之金瑗十八
肋折者三時侍讀羅汝敬亦言事俱改為御史今日
問囚一起言事一章：三上復有規切語 上謂夏
原吉時勉廷辱我言已天顏大變原吉言時勉小臣
廷諍過激顧反見聖德之大復下錦衣獄是夕 上
崩 宣宗即位命縛見必殺之已命即斬西市母見

使者傳命出端西旁門縛者從端東旁門入相左遂
得見 上時 上方幸萬壽山召時勉入遙見即攘
臂怒曰汝何激怒 先帝時勉伏地對曰臣言制中
不宜御妃嬪太子不可遠離膝下至第六事少止

上曰未盡胡止對曰天威在上臣不能悉記 上稍

霽曰足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已焚遂釋之命修西

朝實錄書成陞侍讀學士 上至史館撒金錢諸學

士皆佻取時勉獨正立 上召使前出袖中餘錢賜

之他日至文淵閣賜諸學士酒 上曰李時勉卿非
朕安得飲此酒時勉頓首謝正統初為國子祭酒故
事中官進書文廟祭酒設茗延款時王振用事時勉
殊不往候故已衛之及其進書又罷茗不設彝倫堂
前有樹故是許平仲手植樹陰翳堂前時勉芟其旁
枝振因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取中旨與司業趙琬
掌饌金鑑並枷脰國子監前錦衣校尉至時勉方閱
課即起免冠受縛徐呼諸生品第其高下顧僚屬更

校乃去既至特重時勉初隘初覈鑑請以已初易之
時勉不可是時天方暑初三日不解合監生徒三千
餘人周旋左右一生石大用者具疏請代通政司柳
休之大用曰朋友急難詩譎脊令師猶父也忍便已
哉通政司乃為大用轉奏：入時為會昌侯生日諸
公御皆過侯家為壽助教李繼往來諸公御間於是
曰諸公御求侯太后正使人賜侯家物侯附奏皇太
后遂得解時勉為祭酒凡六年規條嚴肅恩意稠至

諸生疾病或不能婚喪者扶持贍給之嘗潛察一生不在學舍跡問所在對曰奴亡尾之時勉撫然曰游學之力曷資薪水邪生見時勉意誠不覺愧悔因前謝曰奴實不亡離學甘罪時勉慰遣之亡何乞致仕合監生徒旂帳鼓吹送出都門外傾朝出餞商賈為之廢市又百餘人送至通州莫不臨歧涕泣廷臣歸老之榮師生相與之學以為盛事歸之明年聞車駕北狩痛憤累日遣其孫騏詣闕上書溫旨褒諭時勉

已辛景泰中巡撫江西都御史韓雍言宋丞相信國
公文天祥禮部侍郎謝枋得精忠大節宜賜贈謚錄
用其子孫并及時勉下禮部尚書胡濙等行翰林院
大學士陳循等議謚天祥枋得而已濬等復言謚有
美惡所從來已我明特與善謚蓋待臣子以善長
之意此者周忱徐琦陳鑑皆以大臣得賜善謚如時
勉者官雖不過四品而行誼節槩學問文章出三臣
上宜如雍請制曰可謚文毅成化五年其孫顯請視

吏部侍郎曹錕例改謚加贈 上曰時勉先朝遺直
無忝於忠易以忠文贈禮部左侍郎初時勉廷撲時
見毀脊角有朱衣下覆之既助折他日捉撻其腠忍
自接時勉善書鈎畫之內聚精藏鋒一筆不苟

陳敬宗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被選為庶吉士預修
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復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重脩 高祖實錄既成改翰林侍講應制獻北京賦
平胡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是

冬日露再降於孝陵松柏復獻頌又獻龍馬麒麟獅
子騶虞賦宣德元年驛起脩 成祖 仁宗兩朝實

錄陞南京國子司業進祭酒敬宗美鬚髯容儀端整
步履有定則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
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是時睿宗之政肅於朝
廷敬宗以是得名亦以是致悲僚屬生徒懷忿訟敬
宗法司請廷理周文襄曰盍疏申雪即為屬州辭多
遷就敬宗見之大驚曰被誣罪小欺君罪大乃具實

以聞事竟得白時闕中楊昂舉鄉試第一試禮部下
第即求入南監從教宗學閉戶讀書饗食賄作教宗
歎曰閉戶手饗廿人所苦顏氏華瓢不足過矣時禁
夜燈國學尤嚴昂竅小罅照讀為徼者所發而教宗
貸之時昂尚未有室有郡守以女妻之昂曰遊學在
外不告父母不敢從也郡守來求兵部徐琦言於教
宗昂貧守富父母聞之亦何不可教宗以語昂曰原
憲雖貧於道則富猗頓雖富於道則貧昂何羨哉教

宗益服鼎第其德行為國學最後舉禮部第一廷試
第二仕至戶部尚書正統中敬宗以九年考績至京
王振慕而求見敬宗辭不往乃以禮幣求書程子四
箴敬宗對使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一見楊士
奇請問過於敬宗敬宗直語焉士奇謝曰公真吾師
在職十九年所教生徒多位卿貳久不調澹如也時
李時勉北監祭酒而敬宗在南方稱南陳北李景泰
元年引年與魏文靖同致仕家居不輕出入號澹菴

居士天順三年己八十三卒嘉靖中贈禮部侍郎謚
文定

石匱書曰李忠文校可倚脇可折頭可斷其侃不
撓之氣雖當萬乘之前未嘗少挫其銳則區區肯月
直欲與天子爭勝不其難哉陳文定少通世法未
免繞指詎堪與之比勁雖然南陳北李傳有足名其
為良司成則一也